

中国历代诗文鉴赏系列

唐宋八大家散文鉴赏辞典

【第十二卷】 主編：呂晴飛

此系於真跡古篆蒼蔚以是伊人
臨摹之通先睹得之特以相示為題

中國婦女出版社



62

95

中国历代诗文鉴赏系列

唐宋八大家散文鉴赏辞典

主编·吕晴飞
【第十二卷】苏轼（下）



中国妇女出版社

目 录

第十二卷 苏轼散文鉴赏（下）

东坡羹颂（并引）	(417)
猪肉颂	(420)
韩干画马赞	(421)
到黄州谢表	(424)
谢量移汝州表	(427)
乞常州居住表	(430)
到昌化军谢表	(435)
议学校贡举状	(439)
谏买浙灯状	(447)
上神宗皇帝书（节选）	(454)
论冗官札子	(459)
杭州召还乞郡状	(464)
乞校正陆贽奏议上进札子	(475)
王安石赠太傅制	(480)
上富丞相书	(485)
上王兵部书	(492)
上梅直讲书	(498)
答谢民师书	(503)

与王庠书	(508)
答张文潜县丞书	(513)
答李方叔书	(516)
答李端叔书	(521)
答秦太虚七首 (之四)	(526)
答毛泽民七首 (之一)	(533)
与程全父	(536)
与王庠书五首	(540)
祭欧阳文忠公文	(544)
拟孙权答曹操书	(547)
日喻	(551)
刘、沈认履	(555)
书《孟德传》后	(558)
书《六一居士传》后	(561)
书刘庭式事	(565)
书柳子厚《牛赋》后	(569)
自评文	(572)
评陶韩柳诗	(574)
书《黄子思诗集》后	(577)
书韩魏公黄州诗后	(580)
自记庐山诗	(584)
书吴道子画后	(589)
戴嵩画牛	(592)
记樊山	(596)
记游定惠院	(598)
游兰溪	(602)
记承天寺夜游	(604)

目 录

游白水.....	(607)
记游松风亭.....	(609)
记先夫人不残鸟雀	(612)

【东坡羹颂】（并引）

苏 轼

东坡羹，盖东坡居士所煮菜羹也。不用鱼肉五味，有自然之甘。其法以菘若蔓菁、若芦菔、若芥，揉洗数过，去辛苦汁。先以生油少许涂釜，缘及一瓷碗，下菜沸汤中。入生米为糝，及少生姜，以油碗覆之，不可触，触则生油气，至熟不除。其上置甑，炊饭如常法，既不可遽覆，须生菜气出尽乃覆之。羹每沸涌，遇油辄下，又为碗所压，故终不得上。不尔，羹上薄饭，则气不得达而饭不熟矣。饭熟羹亦烂可食。若无菜，用瓜、茄，皆切破，不揉洗，入罨，熟赤豆与粳米半为糝。余如煮菜法。应纯道人将适庐山，求其法以遗山中好事者。以颂问之：

甘苦尝从极处回，咸酸未必是盐梅。问师此个天真味，根上来么尘上来？

本文是作者在黄州时作的。读本文，当然不是为了学会做“东坡羹”。

苏轼在黄州一段时间（1079—1084），无政事羁绊，

无案牍劳神，生活上相对稳定。他筑室于黄州东坡，自号为“东坡居士”。自黄州以后，才有人称他为苏东坡⁵或东坡先生。

苏轼在黄州，官微俸禄少。元丰七年三月改授汝州（今河南临汝县）团练副使举家由黄州迁往汝州时，竟因“禄廩久空，衣食不继”，“饥寒之忧，近在朝夕”（见《乞常州居住表》），无法赴任，只得上书皇帝乞到常州宜兴县居住。皇帝准予他在常州宜兴县居住。从这情况看，苏轼的生活不富裕是肯定的。所以他吃的肉是“贵人不肯吃”的“价贱如泥土”的猪肉（见《猪肉颂》），经常的是“蔬食没齿”（吃一辈子蔬菜素食，《到黄州谢表》）。这里，苏轼高度赞颂的“东坡羹”，约类似于今天的素菜粥，大约贵人更不肯吃了。

“颂”本是一种诗体。《诗经》中就有风、雅、颂之体。清朝吴曾祺在《文体刍言》中说：“颂为四诗之一，盖揄扬功德之词，其初本臣子施之君上，后则自敌以下，亦相与为之，其以称古人以寓仰止意者为更多，甚至器物禽兽之微，亦藉以见意，盖文人游戏之作，非正体也。”本篇之“颂”，仅是结尾的四句诗，前面一大段都是“颂”的序。此序和颂也不能全当成是苏轼的游戏文字。

本文第一大段为序。它相当于现在的说明文，说明“东坡羹”的用料及其做法。第一句话直接破题，解释什么叫东坡羹。第二句讲东坡羹的好处：不用鱼肉及五味等调料，却有自然的甘鲜美味。从第三句开始直到“余如煮菜法”，都是讲东坡羹的用料、煮法。用的料都很普通，仅是白菜、或大头菜根、或萝卜、或荸荠，甚至瓜、

茄子均可，汤中再加些米或者是熟赤豆和粳米各半。用的炊具也是寻常的碗、锅、盖，上面如放蒸屉（甑）还可以蒸饭，饭熟锅里的羹也可以吃了。此段的最后一句告诉读者，原来所谓“东坡羹”是应纯道人的饭食，是苏轼学来记下的。苏轼的饭食与道人的饭食同，可见他日常家居的清苦。

本文最后的“颂”却半含辛酸半揶揄了：甜尽苦回、苦尽甘来，人间的咸酸未必都是盐和青梅造成的。问师父这甜酸苦咸的天然真味，究竟是从根（大头菜、萝卜、荸荠都是根茎）上来，还是从尘世间来的呢？苏轼的酸苦当然不是青梅和盐造成的，苏轼生活中的甜酸苦辣当然都来自尘世间。明明是这样却不能痛痛快快地直说，这无疑使苏轼更酸苦了。

从整篇文章看，全篇洋溢着苏轼热爱生活、积极乐观的情绪。但有宰相济世之才的苏轼（《宋史·苏轼列传》：“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却在一本正经地写怎么做汤饭，这是历史的悲剧。明明生活清苦而用“颂”，这是苏轼的幽默之处。《苏轼列传》上说他：“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节而诵之。其体浑涵光芒，雄视百代，有文章以来，盖亦鲜矣。”这评论不为过分

（王殿松）

【猪肉颂】

苏轼

净洗锅，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
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
肉，价贱如泥土。贵人不肯吃，贫人不解
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本篇为作者在黄州时所作。

作者因得罪变法新党，谪贬黄州，不得签署公事，皇上还命他思过自新，他自己也说要“蔬食没齿，杜门思愆”（《到黄州谢表》），他还每隔一两天就到黄州城南的安国寺“焚香默坐，深自省察”（《黄州安国寺记》），并已达到了“物我想忘，身心皆空”的境地。实际上，苏轼无时无刻不在想报效国家，他说：“若获尽力鞭捶之下，必将捐躯矢石之间”（《到黄州谢表》）。在报效无门的情况下，他并不自我沉沦、自暴自弃，他依然非常乐观地对待生活，从生活中寻找乐趣，本篇就是他在这种情况下写的，不能看作这是苏轼的游戏文字。

本篇在结构上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前四句（“净洗锅，少著水”为一句），讲煮猪肉的方法，主要是用文火闷炖。第二部分写自己吃猪肉的悠闲自得的心情。从文中

看，苏轼是把自己归入贫人又懂得煮法一类的人中间的。《宋史·苏轼列传》中说他“与田父野老，相从溪山间”，他的对待生活积极乐观的态度，他的这类煮猪肉的方法，大约都是从田野父老处学来的。

（王殿松）

·【韩干画马赞】

苏 轼

韩干之马四：其一在陆，骧首奋鬣，若有所望，顿足而长鸣；其一欲涉，尻高首下，择所由济，局蹐而未成；其二在水，前者反顾，若以鼻语，后者不应，欲饮而留行。

以为厩马也，则前无羁络，后无榰策；以为野马也，则隔目耸耳，丰臆细尾，皆中度程。萧然如贤大夫、贵公子，相与解带脱帽，临水而濯缨。遂欲高举远引，友麋鹿而终天年，则不可得矣；盖优哉游哉，聊以卒岁而无营。

韩干，唐代著名画家，是著名画家曹霸的弟子，善画人物，尤工于马，他曾为唐太宗画马。他画的马神态各

异，栩栩如生，深得王维、杜甫的推崇，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一诗中说：“弟子韩干早入室，亦能画马穷殊相。”苏轼也十分喜爱韩干画马的名画，除本文外，苏轼还写过《书韩干牧马图》、《韩干画马十四匹》等作品。他在《韩干画马十四匹》一诗中说：“韩生画马真是马，苏子作诗如见画。世无伯乐亦无韩，此诗此画谁当看！”他颂扬韩干画的是“真马”，即技艺达到逼真甚至乱真的地步，因而感慨地说：如今世上没有善相马的伯乐，也没有了画马的韩干，那么此诗此画留给谁看呢？叹惜世无知音。

本文的体裁是“赞”，黄侃说：“盖义有未明，赖赞以明之。”可见“赞”本来不是“赞美”的意思。后来，常用“赞”这种文体表现褒扬赞美的内容，久而久之，也就和“颂”这种文体相通了。因此，“赞”、“颂”可归一类，多用韵文写成。

这篇短文可分两段。第一段，以生动的笔触再现了画面上四匹马的不同姿态神情，形象逼真，栩栩如生。这一段采用白描的手法，生动细致地描摹了韩干的名画，是一种艺术的再创造。苏轼本人也是一位画家，并且有他自己的绘画理论，他主张文艺作品不但要“形似”，而且要“神似”，即能“传神”。这一段着意在形象上描摹，以求“形似”，即进而以“形”传“神”。其实，形与神密不可分，“形真”，自然就“神备”了，“神”是无形的，必得寓于真实的形象之中。你看画面上的四匹马，在陆地上一匹，昂起头，抖动着鬃毛，好象看见了远处的什么东西，而后又嘶叫起来，如睹其形，如闻其声；另一匹临河欲

渡，臀部举起，马头曲下，小步徘徊在河边上，象是在选择一个合适的渡河之处。它正要渡河，而尚未渡河。动态逼真，神态毕现。另两匹马正在河中，一先一后，前者回过头来，用鼻子示意，似乎有话要与同伴叙说，然而后者却不理睬，想喝口清凉的河水，停留不前。陆上的两匹分叙，水中的两匹合说，文字虽有详略，但四匹马都能表现得“形真神备”，如同活马、真马。使人不得不信“韩生画马真是马”了。韩画未曾见到，然而读苏文，如同见画，甚至不必见画了！韩画好，马如真；苏文好，文足以代画，真可谓异曲而同工了。

第二段，先从推测这四匹马是“厩马”、“野马”写起，然后采用“拟人”的修辞方法将马的洒脱比作贤大夫、贵公子解带脱帽，临水濯缨，作者笔锋轻轻一转，就由马转向了人事。“濯缨”句出自《楚辞·渔父》：“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濯，洗。缨，冠上的带子。这原是《孺子歌》中的两句诗，《孟子·离娄上》也引用过，含有士大夫清高不凡的意味，所以下句“遂欲高举远引”，以马比人，高高昂起头颅，注视远方，表示清高孤傲，远离世俗。进而以马归山林，比喻隐士以麋鹿为友，一直到自然老死。然而这只是不能实现的幻想而已。马，主人是不会放归山林的；人，譬如苏轼吧，也因官职在身，也不可能入山归隐的。那么，只好“优哉游哉，聊以卒岁而无营”。语见《诗经·小雅·采菽》：“优哉游哉，亦是戾矣。”《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作“优哉游哉，聊以卒岁”。《史记·孔子世家》也引用过类似的话。意思是，从容不迫，闲适自得地生活，姑且过完自己的有

生之年，不再对功名富贵追求了。从内容上看，与《超然台记》所表现“游物之外”而“燕处超然”的老庄思想相合，与《沁园春·赴密州》“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意相通。这首《沁园春》写于熙宁七年（1074）赴密州的路上，次年写《超然台记》于密州太守任上。这三篇作品思想内容相近，可能是同一时期的作品。另据颜其中《苏东坡年谱》，《书韩干牧马图》，《韩干画马十四匹》均作于熙宁十年（1077），本文也可能作于是年。由此可见，本文约作于熙宁七年至熙宁十年之间。

（牛宝彤）

【到黄州谢表】

424

苏轼

臣轼言。去岁十二月二十九日，准敕责降臣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佥书公事。臣已于今月一日到本州讫者。狂愚冒犯，固有常刑。仁圣矜怜，特从轻典。赦其必死，许以自新。祇服训辞，惟知感涕。

伏念臣早缘科第，误忝缙绅。亲逢睿哲之兴，遂有功名之意。亦尝召对便殿，考其

所学之言；试守三州，观其所行之实。而臣用意过当，日趋于迷。赋命衰穷，天夺其魄；叛逆义理，辜负恩私。茫如醉梦之中，不知言语之出。虽至仁屡赦，而众议不容。案罪责情，固宜伏斧钺于两观；推恩屈法，犹当御魑魅于三危。岂谓尚玷散员，更叨善地。投畀麀鬯之野，保全樗栌之生。臣虽至愚，岂不知幸！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德刑并用，善恶兼容。欲使法行而知恩，是用小惩而大诫。天地能覆载之，而不能容之于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于死中。伏惟此恩，何以为报？惟当蔬食没齿，杜门思愆。深悟积年之非，永为多士之戒。贪恋圣世，不敢杀身；庶几余生，未为弃物。若获尽力鞭捶之下，必将捐躯矢石之间。指天誓心，有死无易。臣无任。

这是苏轼因“乌台诗案”后被贬到黄州（今湖北黄冈）写的向皇帝报到、谢恩的表章。有关“乌台诗案”的情况，参见《杭州召还乞郡状》的解说。

“乌台诗案”是因苏轼到湖州任所的《湖州谢表》而引发的，差点把命都丢掉。在这篇《到黄州谢表》中再也不敢发牢骚，而只一味称颂皇帝恩德、自贬自己罪该万死了。

本表共两段。

第一段讲责降的时间、官衔、任所、职责以及报到的时

间。“不得金书公事”，实际是无公事可做，是散官即第二段中说的“散员”。“祇服训辞”是指恭敬地服从皇帝降职诏书中的教训言辞。

第二段讲自己罪责深重，而皇恩赛过天地父母，如果能有供皇帝差遣之日，定当誓死以报。本段用非常精当的语言概述了自己从做官到这次犯案并放贬到黄州的经过。

苏轼于嘉祐二年（1057）登进士第，时年 22 岁。“召对便殿，考其所学”最早的一次是治平二年（1065）正月，召试秘阁，进直史馆。“试守三州”是熙宁四年（1071）的任杭州通判、熙宁七年（1074）的知密州（今山东诸城）、熙宁十年（1077）的知徐州。在他被捕前，是在湖州任上（元丰二年三月改知湖州，四月二十九日到达，七月二十八日被捕，前后仅三个月），他没有算在内。因为官运通达，“用意过当，日趋于迷”，就有点忘乎所以，茫茫然象在醉梦之中，不知道这些“叛逆义理，辜负恩私”的言语怎么出来的。“赋命衰穷，天夺其魄”是说：给予我的命运是衰穷的，连上天也会夺走我的志向（意即不能通达）。虽然至仁至德的皇帝屡次赦免我，但众人的议论却不容忍我。根据我的案罪实情，应该伏在官殿外的悬挂法令的两座高台上被斧子砍头；虽然皇帝推（施）恩于我没有按照法律砍我头，也应当把我放逐到蛮荒之地的三危山去同魑魅为伍。没想到我还能当一名散员，更何况把我派到这么好的地方来（“玷”、“叨”在这里都是谦词，意即由于我当散员而玷污了散员这一名称，我到这么好的地方来实在有愧，不配来），这好象把我投放在獐鼠出没的原野，用来保全樗栎树（这两种树都是

树中的贱品；与前“獐鼠”相对）的生命。我虽然非常愚昧，哪能不知道这是我的幸运呢！下面几句全是歌颂皇帝的话，认为皇帝待我之恩超过天地，皇帝待我之情超过父母。这么的大恩大德，我怎么回报呢？一是要闭门思过，要深悟积年之非；二是不敢自杀，以待皇帝征召，必当效死指躯。

从苏轼的这一段自白看，他刚刚从御史台狱中放出来，感恩戴德、自贬自轻之气很重。但他并没有完全死心，他还想有朝一日为皇帝所用。

本篇的语言流畅、高雅，语句极整齐、规范，大量运用四六骈体句式，铿锵有力而又不流于空泛。这种应酬公文，极易写得呆板空洞，但苏轼却把它写得有情有致，读来能琅琅上口。

（王殿松）

【谢量移汝州表】

苏 轼

臣轼言。伏奉正月二十五日诰命，特授臣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金书公事者。稍从内迁，示不终弃。罪已甘于万死，恩实出于再生。祇服训词，惟知感涕，臣轼诚惶诚恐，顿首顿首。

伏念臣向者名过其实，食浮于人。兄弟并窃于贤科，衣冠或以为盛事。旋从册府，出领郡符。既无片善，可纪于丝毫；而以重罪，当膏于斧钺。虽蒙恩贷，有愧平生。只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惊魂未定，梦游縲绁之中。憔悴非人，章狂失志。妻孥之所窃笑，亲友至于绝交。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余生。岂谓草芥之贱微，尚烦朝廷之纪录。开其恫悔，许以甄收。此盖伏遇皇帝陛下，汤德日新，尧仁天覆。建原庙以安祖考，正六官而修典刑。百废俱兴，多士爰集。弹冠结绶，共欣千载之逢；掩面向隅，不忍一夫之泣。故推消滴，以及焦枯。顾惟效死之无门，杀身何益；更欲呼天而自列，尚口乃穷。徒有此心，期于异日。臣无任。

元丰七年（1084），神宗下手诏说：“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于是把苏轼从黄州团练副使改为离京城较近的汝州（今河南临汝）团练副使。这次调动属于平级移地调动，故称“量移”。实际就是“量移汝州谢表”，为突出一个“谢”字，故称“谢量移汝州表”。一般情况是：官员到达任所，向皇帝报告到达才有“谢表”。这次是因为苏轼被贬谪近五年才有的调动，非常感恩才先有的谢表。苏轼并没有到达汝州任所，他在去汝州的路上因生活窘迫无法赴任而乞居常州（见